

李敖

祸台五十年●庆祝十书

6

君子爱人以色

李敖



君子愛人以色

李敖禍台五十年·慶祝十書

6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君子爱人以色/李敖著. - 甘肃:敦煌文艺出版社,
1999.11

ISBN 7-80587-616-9

I.李… II.李… III.评论 - 当代 IV.K33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9)第 19575 号

书名	君子爱人以色
作者	台湾 李敖
出版	敦煌文艺出版社
发行	敦煌文艺出版社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天水新华印刷厂
规格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5 印张 100 千字
版次	1999 年 11 月第 1 版
印次	1999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册
书号	ISBN 7-80587-616-9/K·125
定价	10.00 元

合同登记号:图字 01-99-1636



作者简介：

李敖，一九三五年生于哈尔滨，一九四九年到台湾，五十年从未离开过台湾一天。

李氏文笔自成一派，被喻为百年来中国人写白话文之翘楚，发表著作上百余种，以评论性文章最脍炙人口。《胡适评传》与《蒋介石研究集》为其代表作。近作《李敖回忆录》获选为一九九七年最具影响力的书，其续作《李敖大全集21-40》亦跻身畅销书榜。

台湾◎李敖／著

敦煌文艺出版社

“君子爱人以色”题辞

古代的曾子说君子爱人以德；现代的李敖说君子爱人以色，因为孔子早就说过未见好德如好色者，所以爱人以色更近圣人之道。这时候宗教界也插来一脚，从“色即是空”到“见色流精”，可谓出尽佛相。这本书微言色义、谈女色变，和颜悦色的察言观色、不动声色的有声有色、满园春色的令师父、和尚们黯然失色、风云变色、平分春色、面无人色。天下大乱了，李敖不改本色。

目 录

“君子爱人以色”题辞	
“不见可欲”与“见可欲”	(1)
大中华·小爱情	(5)
论高中女生被性骚扰	(15)
答“花花公子”	(19)
李敖论结婚	(20)
上电视谈现代婚姻的悲剧性	(23)
呼吁马英九别跑了，还是停止性交吧！	(27)
妇女梦与鬼交	(31)
“即且”——鸡巴刚刚用过了	(35)
办报要如鸡巴中正	(39)
乱世中的乱伦	(40)
“邵玉铭”三字无字不淫	(43)
许晓丹的历史教训	(46)
病中散记	(58)
“瑞士妇女大示威”书后	(61)
日本女人讨厌日本男人了	(68)
君子爱人以色	(70)
读旧约笔记	(71)
耶稣被吐口水	(81)

贞德的选择	(84)
教皇谴责堕胎是伪善的	(88)
我要吻周联华	(90)
妖僧亡国记	(93)
妖僧林云	(96)
妖僧林云与蒋氏父子	(99)
风水大战	(102)
佞佛·毁佛·欢喜佛	(104)
辟佛四绝	(113)
美德州玉佛寺香火鼎盛志疑	(114)
加强取缔神坛?	(116)
教棍敛财全有道，寺庙收入真惊人	(118)
伪君子与伪宗教	(122)
和尚与女人	(124)
佛教徒瞧得起女人吗?	(127)
和尚政治与政治和尚	(129)
看你还做真和尚	(132)
回向	(145)
从大便姿式看全盘西化	(149)
在台湾看天命	(151)
金兰杂诗	(154)

“不见可欲”与“见可欲”

法国文学家法朗士（Anatole France）在一八九〇年有名作“泰绮思”（Thais）。写尼罗河岸沙漠里有圣地旦白依特（Thebaid）修道院，院中僧侣过著禁欲、苦修、出世的生活。其中有一位叫法非愚斯（Paphnutius）的，修道有成，回想起十年前他认识的一位女优泰绮思，身陷红尘之苦，乃计画去亚历山大城（Alexandria）救她、使她皈依天主。法非愚斯把这计画告诉另一苦行者柏莱蒙（Palemon），柏莱蒙说：“法非愚斯兄，天主作证，我绝不怀疑你老兄的意向。但是我们神父汪督亚那（Anthony）说：‘放在旱地上的鱼都要死的，同样，走出了独居小房屋、到世俗的中间去的僧侣，就脱离了善境。’”（徐蔚南自法文译文。Ernest Tristan 英译这段话是：Fish, which are put upon dry land, die: in the same way, monks who leave their cells and mix with the world deviate from their holy purpose.）但是法非愚斯有信心离开修道院去救人，就出发了。最后，他说服了泰绮思，使她看破红尘，烧掉了她的华丽衣服手饰，把她送到沙漠中的女修道院。不过，泰绮思虽得救了，做了修女，这位神父法非愚斯却把持不住了。他回到修道院，日夜想起泰绮思来，痛苦不堪。最后，任何苦行的招数都不灵了。全书结局是：泰绮思死后上了天堂。而伏在她尸体上的法非愚斯，却哭喊著：“我爱你，不要死

呀！讲听我，我的泰绮思呀，我欺骗了你，我只是一个不幸的呆子。上帝哪，天哪，这种东西能算什么呢，只有在地上有生命的一切的爱情才是真实的。我爱你呀！不要死。……”（中英译文同上。I love you, do not die! listen, my Thais. I have deceived you, and I was but a miserable fool. Good, heaven, both are nothing. Nothing is true but life on earth and carnal love)

法朗士这本“泰绮思”是挖苦天主教的，但是，他藉法非愚斯最后的哭喊，道出了神职人员的假面目与真觉悟：什么出世的上帝哪、什么天哪，都是狗屁，都赶不上人生在世和那男欢女爱！

另一方面，“泰绮思”引发出一个主题。就是，如果神父只住在修道院中，根本远离女色、见不到女色，不“到世俗的中间去”，则那禁欲、苦修、出世的生活，就有“在成功在望”的可能。这在宗教里，叫做“避世禁欲主义”（Asceticism）。这种主义，本是宗教中的歪道魔道，但在印度教里、在佛教里、在埃及诺斯替教派（Gnostics）里、在犹太以西尼教派（Essenes）里、以及在天主教里，都不乏此道。

为什么见不到女色是重要的禁欲条件呢？因为一见到，“有鰥在下”的“小和尚”就蠢蠢欲动了。

“老子”中说：“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古本“老子”无“民”字，全文则是“不见可欲，使心不乱”。意思是说：不看见足以引起欲望的事物，心就不会乱了（R. B. Blakney 在 The Way of Life Lao Tzu 里英译此句为 If things much desired are kept under cover, disturbance will cease in the minds of the people. 更有遮盖可欲之意）。在古文中，“见”就是

“现”，不见可欲就是不显现可欲，但照今文读法，把不见就当看不见直接解说，反倒更近原意。

照“老子”的理论推知，要想不为女色所惑，唯一办法，就是看不见女色，眼不见心不烦，禁起欲来，方有可能。这种理论，从根救起，可谓与西方“避世禁欲主义”东西辉映。

司马相如“美人赋”中有这种对话：

王曰：“子不好色，何若孔墨乎？”

相如曰：“古之避色：孔墨之徒，闻齐馈女而遐逝；望朝歌而回车。譬犹防火水中，避溺山隅。此乃未见其可欲，何以明不好色乎？”

这就是说，“孔墨之徒”是好色的，只是要“不见可欲”而已，一见了可欲，就完蛋了。所以他们只能“避色”、逃避女色。照司马相如这种延伸，“孔墨之徒”之“贤贤‘避’色”，其实真是“老庄之徒”了。

不过，这种“不见可欲”的理论，另有高人却不赞成、不佩服的。这种高人相信：不见也、躲避也，这都是消极的态度。“聊斋志异”中有“小谢”一篇，写陶望三不乱搞男女关系，有妓上床，他终夜不搞；有婢夜奔，他坚拒不乱。后来碰到两个漂亮女鬼跟他开玩笑，他有点“心摇摇若不自持”，但是立刻“肃然端念”，不理她们。“聊斋志异”会校会注会评本有但明伦评语说：

于摇摇若不自持之时而即肃然端念，方可谓之真操

守、真理学；彼闭户枯寂自守，不见可欲可乐之事，遂窃以节操自矜，恐未必如此容易。

意思是说：要真在美色当前全见可欲之时把持得住，才算真功夫。不此之途，只把自己“闭户枯寂自守”，避而不见，这种人，其实又算什么本领！一旦美色骤来，真正全无防身之力的，就在此辈。谢在杭“文海披沙”有“尤物移人”一则说：

彭祖七百八岁，卒以娶小妻妖淫败道，自陨其命；北山道人修行千年，为悦密云令之女，竟被擒戮；五戒禅师戒行精苦，一悦妓女红莲，竟堕恶道。尤物移人，可不惧哉！

我想，这些大师级的禁欲主义者，最后见到美女，一身除了鸡巴硬，其他全软了，原因就在所见者少，“不见可欲”者多，“见可欲”者少，因此败下阵来。为今之道，凡大男人，当不怕见女色方是。“眼中有色，心中无色。”才真是高人功夫。

一九九二年一月十七日晨九时

大中华·小爱情

大中华·小爱情

在现代化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我们看到现代化的电子情歌、现代化的性病医院、现代化的人参补肾固精丸，却很少看到现代化的爱情。

现代化的爱情是什么？现代的中国人知道的似乎并不多，他们虽然也风闻什么自由恋爱，也爱得自称死去活来，但是，他们的想法太陈旧了、做法太粗鲁了、手法太拙劣了，在现代化的里程碑上，他们的爱情碑记，可说是最残缺的一块。有多少次，我看了古往今来的许多所谓爱情故事，忍不住好笑说：“中国人中的这种人呀！他们不懂得爱情！”

在上下几千年的中国历史上，我们简直找不到多少可以歌颂的爱情故事、不病态的爱情故事。尽管二十五史堂堂皇皇，圣贤豪杰、皇亲国舅一大堆，可是见到的，很少正常的你依我依，而是大量反常的你杀我砍他下毒药。

一个号称中华五千年史的伟大民族，居然制造不出来多少像样的爱情故事，这可真是中国人的大耻辱！

毛病在那儿呢？

毛病在中国的爱情传统，有了“宫外孕”，出了“怪

胎”，少了产生“爱得漂亮”的条件。

有老娘，没有小娘

原来讲爱情，第一要件就得承认两个主体——男方一个主体，女方一个主体，没有这种对主体的承认，什么情不情的，都无从说起。中国老祖宗在这方面做得真糟，他们不承认女方做为主体的地位。中国人对女性的尊重是“母性式”的，并且尖峰发展，成为孝道，有的甚至有点什么什么了。在另一方面，女人在没“身为人母”的情况下，也就谈不上什么，地位低级已极。中国男人一生下来就“弄璋之喜”，弄璋是玩玉石，玩玉石可增进德行；女人”生下来却“弄瓦之喜”，弄瓦是玩纺车，玩纺车可见习做女工。一套男尊女卑的天罗地网，打从出生开始，就把女人罩住，女人除非熬到“老娘”地位，才算以寡妇之尊，酌与长子抗衡，除了“老娘”外，永远踩在败部里，翻身不得。

上面说“身为人母”以后才升级，其实还是客气的、还是运气的，事实上升级不升级，还得看造化。汉武帝的钩弋夫人“身为人母”了，结果却遭了杀身之祸——汉武帝怕他死了以后，他儿子的地位可能被亲生母亲夺去，所以竟残忍的下令杀他儿子的妈！当钩弋夫人被牵去，泪眼回头，望着她的老公的时候，汉武帝却以“汝不得活”（怎能让你活）的一片无情，草菅人命。

所以，“身为人母”只能算初段，得顺利过关以后，才能落实。碰到汉武帝这种要命的大关，自然少见；但是婆婆妈妈的大关，倒也屡见不鲜。“身为人母”固然神气，但碰

到“身为人祖母”的，立刻黯然失色，写“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宋朝诗人陆放翁，他同唐氏结婚，可是老娘反对，逼小两口离婚，造成最有名的“钗头凤”悲剧。这说明了女人的地位是多么可怜、小娘的地位是多么可怜，深情如陆放翁的，在爱情与孝道冲突的时候，都要选老娘而弃小娘，其他寡情的，自然就更别提了。汉武帝在中国名流中，还算是有情之人，“金屋藏娇”、“姗姗来迟”等典故，都因他而起，但是他的爱情——如果有的话——一点都禁不得与权力冲突，倾城倾国的赤裸情人，一点也抵不住倾人城倾人国的赤裸权力。他们真乏味！

这种没把女人当主体的情形、这种不把小娘当人的情形，其实不始于汉武帝，也不终于汉武帝，而是大中华自盘古开天辟地以来，一直绵延不断的杰作，这才真是东西文化的一项根本差异。当东方的盘古扭动骨盘，把四肢五体转成四极五岳的时候，西方的亚当却大梦先觉，把肋骨转成原料，奉献给女人。这一差距，分离出两千年前的一幕对比：当亚当的子孙，正把埃及皇宫的美女可李敖巴特拉（Cleopatra）往家里抢的时候，我们盘古的后人，却正把自己皇宫的美女王昭君朝外头送！——人家宁肯为女人惹起战争，我们却甘愿用女人换取和平！你说多菜！

在权力与女人不可兼得的时候，西方的爱德华第八的表现是“不爱江山爱美人”；而东方的唐明皇呢？表现却是“江山情重美人轻”！中国人家喻户晓的“长恨歌”恋史，男方指手划脚，发了不少“在天愿做比翼鸟”“愿世世为夫妇”的假誓，到头来却不能同生、不能共死、不能横刀救美，反倒竖子不足与谋——自己逃难去了！你说多菜！

有情感·没有勇敢

这些对比，都多少显示了我们大中华的老祖宗，在处理小娘子的小爱情问题上，好像有点特别。他们好像从来不为女人花脑筋，既不屑花，也不肯花，甚至压根儿就没想到花，这样子“看女人没有起”，若要产生漂亮的爱情故事，岂不是妄想？大体说来，老祖宗们是不来恋爱这一套的，他们只会为几个抽象的大名词肝脑涂地、九死无悔，却不会为几个可爱女人鞠躬尽瘁、怒发冲冠。吴三桂在爱情宇宙里，只不过闪了一点“冲冠一怒为红颜”的灵光，就被道学之士一连臭骂三百二十年！中国历史上有“红粉”，也有“干戈”，但这两个名词总结合不上，老祖宗不允许“红粉干戈”，为女人打仗吗？去你的！那是爱伦坡笔下的希腊荣光和罗马壮丽（……the glory that was Greece, /And the grandeur that was Rome.），中国文化是不为女人打仗的！

中国文化的一大正宗是道学——不管真道学或假道学，在道学的魑光魅影下，人人都被道德迷你，做成了道德迷，并且迷到不近人情的程度。流风所及，男女间的爱情问题，自然也就一律道德挂帅，谁谈情说爱谁就不是好东西，就要被摒于孔圣人的门墙之外，死了以后，也分不到孔庙的冷猪肉吃！人人想吃冷猪肉，所以人人都不敢公然谈情说爱。至多有多多的情感，却没有少少的勇敢。

清朝有一个朱彝尊，算是一颗彗星，他居然有了爱情的故事，并把这故事写成了“风怀诗”。不但把诗写好，还要把诗收进他的“曝书亭集”。他的道学朋友一看，可急了，

劝他注重清议，别把这三不四的咸湿诗放到集子里去。可是朱彝尊不肯，他说：“吾宁不食两庖豚，不删风怀二百韵！”（大好猪肉宁不吃，也不删掉这首诗！）

不了解中国历史背景的人，很难想像朱彝尊这种勇气有多么大！很难想像这种坦白是多么的不容易！因为在道德挂帅下，在真假道学桎梏下——匍匐在下面的，很少不是双重人格，双重得至少有两副以上的脸孔来应付人间世：一副是道貌岸然的脸孔，一副是暗度陈仓的脸孔，前者用来说教，撑门面；后者用来发泄，调剂满口大道理后的紧张情绪。

这种现象，试拿清朝的“南袁北纪”来说吧：袁子才袁枚，一边写“小仓山房文集”来说教，一边写“子不语”（即“新齐谐”）来发泄；纪晓岚纪昀，一边写“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来撑门面，一边写“阅微草堂笔记”来调剂情绪，他们的作品，道貌岸然与陈仓暗度前后辉映，乍看起来，简直不是同一个人作的，事实上却明明同一个人干的好事。袁枚、纪晓岚两位，其实还算有点真情至性的，至于别人，人格分裂得就更严重：元稹为老情人莺莺写的诗，不敢收入他的“长庆集”；孙原湘为女朋友屈、钱两人写的诗，不敢收入他的“天真阁文集”；陈文述的情词艳句，不敢收入他的“颐道堂集”：而和凝呢，索性干脆得一干二净——他做了大官以后，居然把他作的“香奁诗”全部赖掉，竟说不是他作的，是韩偓作的！

这些人格分裂的现象，都表示了在爱情的态度下，大家都变成了胆小鬼，戴上了面具，转入了地下。大家谁也不敢表露真情，至多做到暗通与私恋，表露到一片反常、一片变态、一片自我陷溺（self. absorption）、一片假惺惺！